

蒋士铨集外文辑补

徐国华

与袁枚、赵翼并称为“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1725—1785),于有清一代,独以诗、曲成就双标第一,是清文学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作家之一。其一生创作宏富,著有《忠雅堂诗文集》四十二卷和传奇、杂剧十六种等存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的邵海青、李梦生《忠雅堂集校笺》(四册)在对蒋氏诗(词)文的整理方面用力甚勤,校笺也很精当,成为迄今为止研究蒋士铨最完整最丰富的本子。然而,蒋氏一生所作文多有散佚,惜《忠雅堂集校笺》本未加辑佚。笔者近读一些清人诗文集,陆续收辑到蒋氏序文四篇,不仅有助于深入研究蒋士铨的生平与交游活动,而且对探讨蒋士铨的诗学观亦颇有价值。现标点抄录于下,且略作必要的考辨,以供同赏。

一、《红鹤山庄诗序》

离象文明而备位于中,女子之有文章盖自天定之。然离者,丽也,必有所附丽而其文始著。彖曰:柔丽乎中正,故亨。其不待师傅讲习,能自疎沦,性灵汨汨而出,终克几于有成,又岂寻常香奁所有哉!余游海内三十年,所见妇人诗或有佳者,亦不过雕饰软美、秾丽纤巧而已。今诵冯夫人《红鹤山庄诗》,排纂纵横,凌空超旷,卓然有丈夫气。中间哀乐互形,皆得性情之正,所谓国风小雅支流者,非耶?

夫人姓胡,名慎容,字玉亭,本山阴产,以祖迁直隶,遂为大兴人。早孤,负宿慧,方六七岁,未识字即能信口为韵语,闻者皆奇之。稍长,伯父审言先生授以书,一过即成诵。岁馀,乃自购经传及韩、欧、曾、苏文,读之不倦,既而复取唐宋人诗,涵泳之心怦怦然,如有得于是。祖官于粤,遂与夫人缔姻冯氏。冯氏舅亦山阴人,仕粤者也。夫人从两家官游四方,历览名山大川,俯仰凭吊,所作动盈束第,不自珍惜,多随手散佚。其在岭南时,才名藉甚,几为戚党中忌者所窘目,废吟咏数载。然风雨一灯,拥残书数十卷,寝食其间,刻苦如书生。视人世华舄一切无所忻戚,及对江山清远处,又依依若有所系恋,低徊不能去。嗟乎!男子力学数十年,口谈道义,胸次齷齪者纷纷矣。夫人以闺

房之秀，故能高淡若是。夫人简重，寡言笑，虽生长闾閻，布裙椎髻，不肯为艳装，恬然若将终身。其门内知己惟姊氏二人，伯采齐，仲景素，皆才媛也。景素远适，又早寡，惟伯姊赘婿骆氏。因侍母，夫人故偕处不少离，花朝月夕，比肩酬唱，友爱之情如脊瓠对语于碧梧翠竹间。东坡云：四海一子由。夫人姊妹庶几如之。

岁丙子，将随母姊赴伯父之城官署，侨寓江右。因以母事我太夫人，故余从太夫人得其品概学问为最深。采齐诗如光风兰蕙，舒展自如，兼工为诗餘，姿质楚楚，在金荃兰畹间。景素诗惜未见也。昔刘孝绰三妹皆有文名，今夫人与二姊清裁辉映，足追芳踪，他日列国朝诗中，信为一代列女之冠。惜羁旅江城，闭门萧瑟，无名媛往复，仅偕君子，抚诸雏，依依慈母之侧，且身又善病，药烟茗碗屡空晏如。值我母北行，离前之感益难，已经日出涕沱若戚嗟，若其由来概可生也。吾母视夫人不啻所生，命士铨以女弟视之，且序其诗，恭忝命而弁于首。夫人一字卧云，又字红餘，伯姊名慎仪，仲姊名慎櫜，并识以见胡氏多才云。乾隆丙子九月晦夕，铅山蒋士铨雁沙居士书于章江舟次。

按：此序文收录在清代女诗人胡慎容的《玉亭女史红鹤山庄诗词合稿》（二卷）卷首，清嘉庆三年冯澍刻本，国家图书馆藏。胡慎容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字玉亭，一字卧云，号红餘，浙江山阴人。袁枚《随园诗话》卷二云：“蒋苕生太史序玉亭女史之诗曰：‘离象文明而备位于中，女子之有文章盖自天定之。’玉亭名胡慎容，姓胡，山阴人，嫁冯氏。所天非解此者，遂一旦焚弃之。然其韵语，已流播人间，有《红鹤山庄诗》行世。其女兄弟采齐、景素，亦皆能诗，俱不得志。玉亭尤郁郁，未四旬，歿矣。”^①又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云：“《红鹤山庄诗钞》二卷，胡慎容撰。慎容字玉亭，号卧云，又号红餘，采齐之妹，会稽冯烜妻。简静娴雅，精工篆隶，丝绣剪彩，黏贴花卉，临摹法帖，莫不臻妙。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写刻本。卷首题铅山蒋士铨苕生、江宁王金英澹人评点。评语在书眉。前有蒋士铨、王金英序，后有王槐植跋。”^②二书中都言及蒋序，但均未提序言内容。

蒋士铨与胡氏姊妹笃好甚至，《忠雅堂诗集》中与采斋姐妹赠答之作殊多，如《留别采齐姊氏及卧云妹》（卷六）、《答玉亭》（卷七）、《寄讯红鹤主人》（卷六）、《接采齐姊手书怅然作》（卷一三）等。蒋士铨对胡慎容的诗才尤为欣赏，慎容生前蒋氏序评其诗作，死后蒋为之作《重建卧云女史冯夫人厝所告词》（见《忠雅堂文集》卷十一）。乃至慎容死后餘年，蒋氏还在《市人鬻红鹤诗翻刻本，子石兰购一本，与思慧并成三绝句，见示，读竟，怆然次韵志其事》（《忠雅堂诗集》卷一三）一诗中深情地写道：“空将遗草委街尘，万幻何曾有一真？阿姊买诗娇女校，可怜愁煞序诗人。”悲思之情隐寄其中，并且再一次点明了自己曾为胡氏诗作序一事。蒋士铨在上引诗序中对胡慎容的诗歌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一点还

^①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5页、第671页。

^②邵海青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41页。

可从他的诸多点评中得到印证。如《红鹤山庄近体诗》上卷《鸟道》诗有蒋评云：“笔力劲拔”，《瀑布》诗有蒋评云：“壮阔似男儿语，岂香奁所有作”；卷下《秋柳》诗有蒋评云：“阮亭司李扬州《竹秋柳》诗歌，海内和者数百人，都无此慧想”，《秋夜偶怀》诗有蒋评云：“瘦劲”。或数字，或数句，言简意赅，皆嘉许之辞。

二、《研露斋文钞序》

庚寅之冬，余既哭铭先生之墓，即询问先生撰者于先生之弟拱北明经，而遗稿未贻。后十年庚子，先生之子文露举于乡，始哀集，嘱余序之。

盖先生有志于时，虽七膺衡校，得士如林，恒若未当国家繁剧之任，不足酬圣主知，故不汲汲以翰墨争世誉也。然而先生以文寿于世矣。夫以文名世，非先生心也，而寿世未始非先生志也。古之立言者，既以其欲言者见于躬行，发于事业，而后作为文章垂为世，则若昌黎、庐陵、南丰诸君子，莫不敦饬内行，研练时务，犹此意也。而其文亦遂足以动观感、资劝惩，衣被后学于无尽。夫乃方驾贾董，为当代文臣之能事。先生之文根柢深厚，每有所作，类能指事类情，比附经术于浩气舒卷中，有回翔飘宕之致，兼擅庐陵、南丰之胜焉。按先生居近南丰，盛年设教于螺川泰水间，快阁西东亦与庐陵居相近，殆山川秀杰之气千载而符合者耶！先生谒文定祠句云“千载吾师者，南丰一瓣香”，不诬也。然后知先生不汲汲以翰墨争世誉，乃先生期进于古之立言，而先生之文之所以得寿于世也。若夫馆阁铨裁，久奉科律，寮友投赠，常主墀坛者，又何足为先生赘哉。乾隆庚子岁孟冬月朔，清容蒋士铨序。

按：此序文收录在清人饶学曙的《研露斋文钞》（三卷）卷首，清道光丁亥年（1827）刻本，木斋藏板，国家图书馆藏。蒋序后还附有彭元瑞作于嘉庆五年之序。饶学曙（1720—1770），字霁南，号云浦，又号筠圃，江西广昌人。乾隆十六年（1751）一甲二名进士，授编修。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云南乡试副考官、顺天乡试副考官。历官右中允。博通经史，才思敏捷，诗文博奥古义而兼雅颂。彭元瑞以“著作才兼经济才”称誉饶氏，并说：“尝见先生作为文章，五指撮管，使笔如飞，顷刻尽数纸。皆根柢深厚，镕贯经史，以浩气行乎其间。而巧思绮语，络绎奔赴，如春涧鸟啼，如疏廉月上，如海棠数朵初发枝头，其新艳不可名状，可谓不负其才之隽者也。”（《研露斋集序》）著有《研露斋集》十一卷（其中文三卷，诗歌八卷）。

饶学曙与蒋士铨交甚深，《忠雅堂诗集》中存有《饶霁南同年南还》（卷二）、《招饶霁南同年凝厚堂谭燕》（卷三）、《送饶霁南同年北上》（卷三）、《寄饶霁南同年》（卷三）、《和饶二云圃雪窗见寄原韵》等多首诗作，两人友情可见一斑。饶学曙卒于乾隆三十五年正月，十一月蒋士铨迎其柩至杭州，时蒋氏在绍兴掌教。蒋氏当时还作有《左中允筠圃饶公墓志铭》（《忠雅堂文集》卷五）一文，曰：“于戏！予与公相识，为乡试同年生，又为姻娅，盖二十六年不相见者三年耳，竟铭公墓耶？于戏！悲何若也！庚寅夏，闻公凶耗；十一月，公弟拱北明经扶柩

及眷抵杭州，予奔哭之。”所言之时间与序文大意相合。

三、《閒青堂诗钞序》

夫文士之辞，以才丽为主；伟人之制，以识度为宗。李华曰：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故古今作者，必宏襟远度，辅以博学高才，乃能究性命之微，含风骚之旨，体生人之秀，总众妙之文。鼓荡江山，发挥造化，如云涛冥涨，浩漾无际，而天琛夜光，往往在焉。

长白统军朱公涵斋先生，苏颍神秀，本乎天稟，韦惇明慧，自然生知。刘之遴手疾而后惊看纸上飞云，卫旧公甲脱以还转见墨池龙戏，以其门阀秀士，至于被服荐绅，含漱诗礼之液，囊括道义之场，莫不士夫推其轨仪，海域挹其轩冕。盖公之文学，元气为根，性真为主，酝酿无滞，施行不穷。其立朝在官，则玉立冰洁，无淄磷迁染之讥；雨渥雷动，有孩养胎息之妙。故能洒朝廷之润泽，发草木之辉光。推诚立勋，论道布政，皆曲尽乎事情，而动中乎机会。欢声虽震于城市，喜气不见诸形容。盖有德之文，以识度胜者也。昔权文公序陆宣公之集曰：观公之作，则知其为人；观公持论，则知其事君。为政古今为一揆，奚多让欤？公四龄，从临江郡丞府君南征，即能刃凶渠，解驳群盗，有孟贲为获之勇焉。不以聘妻之誓，渝盟童年而守周恭叔之义焉；不以廉史之贫，废学公子而具范希文之志焉。及登上第，备宿卫，以书画直禁筑，持戟而兼簪豪之任焉。文阶既改，法曹是隶，张廷尉之持平，杨关西之守节，受上之知益深矣。若夫持节所向列郡，为肃秉礼，为教风俗，大移于是，布隐德、活愚民者数千，捐禄米、补公钱者十万，参身截流，垂手立障，斩鲸而纵万鳞，树谷而驱群膳，用才变停年之格，蕃息定授亩之制，咸克殚台司之猷替，申统制之谋略。夫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时、命，缺一则拙，兼该乃舒。公内行弗亏，外谟益助，凡饥者待炊，寒者待裘，禄廩虽厚，家未尝足用，能周流于亲爱情理之间，旁薄乎勋贤久大之业，事功所披既广，翰墨之流愈长。入醇化之阁，登宣和之府者，又公之余事焉。

公子思堂都转，接武崇构，克家艺林。蜀国捧相如之檄，滇人拜邓艾之师。移守泰山，击张鲁于邻封；射贼临清，识蔡祐之神箭。而且画竹石于殿陛，知叔党为苏轼之子；进缣素于秘笈，嘉友仁守米芾之传。妙誉胜于当时，风流显诸奕世，又何美欤？予与都转，文章夙契，道谊石交。辱承序述，不获辞谢，所谓虽观于巨海，难挹波涛，而藉用白茅聊资诚敬者，殆庶几焉。乾隆戊戌三月，铅山蒋士铨撰。

按：此序文收录在清人朱伦瀚的《閒青堂全集》（十卷）卷前，清道光十五年刻本，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此本在蒋氏序言前还附录徐琰作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序和姚鼐作于乾隆三十九年的序各一篇，卷末附录状志碑铭三篇。朱伦瀚（1680—1760），字涵斋，又字亦轩，号一三，先世山东历城人，汉军正红旗籍。康熙五十一年（1712）武进士，官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少孤贫，负轶才奇气，工诗书画。程晋芳

说他：“性甘淡泊，食不兼味，数年不制一衣，历官楚越，皆财赋重地，而操守廉洁，处脂膏不染。岁入俸钱，悉以贍亲族。晚年家益贫，而胸襟浩落，不使一日废觞咏也。”“公诗初学少陵，晚乃出入韩白苏陆诸家，要能自写性灵，不屑屑寄人篱下，所著有《閒青堂诗集》十卷。古文则全近南丰紫阳，期于达意而止，而经术沉深复无以过，草稿俱存，编次则尚有待也。”（《诰授光禄大夫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涵斋朱公行状》）可见朱伦瀚的高洁品行与文学创作成就。

蒋士铨的这篇序文作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时在扬州安定书院掌教。依序言题义来看，他是应朱伦瀚之子朱孝纯的邀请而作此序的。朱孝纯（1735—1801），字子颖，号思堂。诗、字、画号称三绝，著有《海愚诗钞》十二卷。孝纯为朱伦瀚第四子。乾隆二十七年顺天乡试举人，是科蒋士铨为同考官。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续录》卷四云：“放榜后，时已九月，贫无絮衣，蒋心余素与唱和，借衣与之。”^①知士铨与子颖为在京时旧交。乾隆四十三年，朱孝纯时担任两淮盐运使司盐运使，在扬州与蒋士铨诗酒酬唱，往来较多。《忠雅堂诗集》这一年就有《题朱子颖都转在蜀中所画大狮子》、《题朱子颖都转万竿烟雨旧照》、《小溟舟席上赠朱思堂都转》、《题朱思堂都转画如意》（卷二四）等多首诗作，序言中所说“予与都转，文章夙契，道谊石交。辱承序述，不获辞谢”于此可得一证。

四、《不栢吟序》及《不栢吟题词》二首

潘明府石舟有女曰虚白者，近年浙东之才媛也。夙慧天成，娴于风雅，相随官阁，终日吟哦。盖翡翠笔床，琉璃砚匣，相与朝夕矣。吾乡女子识字者稀，虚白独学寡偶，慨何可言。予老矣，平生以无女为憾，今读此集，沉疴为之一快。他日，虚白于归浙中，容与湖山徜徉，于雨奇晴好中，其风致可想矣。乾隆甲辰冬，铅山老人蒋士铨定甫序。

按：此序文收录在清代女诗人潘素心的《不栢吟》（二卷）卷首，清嘉庆五年家刻本，上海图书馆藏。该本在蒋序前附录潘汝炯作于嘉庆五年之序，蒋序后附录周虎木、杨际昌和袁枚的序文三篇。序文之后收录诸家题词，其中有蒋士铨的题词两首，为《忠雅堂诗集》失收，故一并移录于下：“吹气如兰竟体香，趋庭莲佩在琴堂。闻诗咏絮清才妙，何必输他小凤凰。”（其一）“怀抱何缘得溯洄，病眸特地为君开。却嫌老去才华谢，不及徐陵序玉台。”（其二）。潘素心，字虚白，号若耶女士，归安人。蒋敦复《随园轶事》中“随园女弟子姓氏谱”条云：“潘素心，字佩兰，杭州人，石舟明府女，汪润之解元室。先生序其诗稿，有‘福与慧兼’等语”^②。可知，潘素心为袁枚的女弟子。袁枚评价其诗“藻四思缠绵，自成逸品”（《不栢吟序》）。其父潘汝炯，字石舟，今有《石舟文剩》二卷（嘉庆二十一年刻本）存世。

①邵海青校、李梦生笺：《忠雅堂集校笺》第1562页。

②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捌）第103页。

2006 年封面小识

此书乃《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残本,宋嘉定六年(1213)淮东仓司刊本。该书注释详尽,版刻精美,楮墨精良,版式疏朗,被历代名家誉为宋版书之极品。此书明嘉靖间曾经安国收藏,明末至毛氏汲古阁;清康熙间为商丘宋荦收藏,乾隆间由揆叙谦牧堂收藏,后翁方纲得此书,珍若拱璧,并题其室名曰“宝苏斋”,自号“苏斋”。乾嘉之际士人贤达或题诗歌咏,或题画添彩,于是全书各册,护封扉页,墨迹丹青遍布。清末此书被袁思亮所得,而袁宅不戒于火,幸其家人冒死从火中将之抢救出来,然书脑书口多处已受损。此书过火而不毁,如有神物护持,遂更为士林景仰。民国年间为陈澄中荀斋收藏。2004 年,经过多方运作,陈氏藏书海外遗珍部分入藏国家图书馆,此为其中之一。钤印:大明锡山桂坡安国民太氏书画印、汲古阁、商丘宋荦收藏善本、谦牧堂藏书记、苏斋、南海吴荣光书画之印、英和私印、海山仙馆、潘仕成收藏金石文字之印信,等等。

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五云:“潘石舟明府,素心女子之父也,作官有惠政,诗亦清逸。”^①

蒋士铨的序文和题词作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时蒋士铨居住在南昌藏园,年已六十。潘石舟是时在江西为官,潘素心亦跟随其父在南昌,《不栴吟》卷上有《以诗稿呈父执蒋心余太史》诗二首,云:“太史文章江汉流,青云一附可千秋。西河门下徐都讲,今日师生得似不。”(其一)“漫学吟哦已十春,深藏诗稿墨痕新。而今欲乞班门斧,红鹤山庄旧有人(自注:吾越冯闺秀诗,太史作序)。”言明请蒋氏作序一事。蒋士铨在序言和题词中对其诗大为赞赏,并有“湖山徜徉,于雨奇晴好”之评。而且,蒋氏对潘素心的许多诗篇给予了点评,这些评语在《不栴吟》中随处可见,如评《长歌为二姊作》云“章法”,评《广信》云“未经人说破”,评《坐月》云“脱”,评《金银花》云“冰雪净聪明”,皆有感而发,多所溢美,对潘氏的诗作了很高的评价。

作者工作单位:东华理工学院

^①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叁)第 55 页、第 671 页。